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廬陵羅大經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科詞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

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
端平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
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
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制詔表章為
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
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
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
蕉分綠上窓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條
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
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
必先搗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載勣
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
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
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
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
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

勸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爲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鶴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以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蹲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 朱文公詞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見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爲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决非文

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謬為余言其所居與文
公鄰嘗舉此詞問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
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
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
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侶鷓鴣子散髮弄扁舟鷓鴣子成
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
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
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隱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
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

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仇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
決其後王師失利仇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
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
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
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
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
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
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
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

與人同憂之憂母過於優游母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
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為也嘗自贊云
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
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
明月清風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
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州茅書言建儲事
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即代矣朕第欲
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
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

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
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洵或言
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侍富
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
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閤門蔡勝潛
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
尚書趙彥逾戒殿師郭杲敕宿衛起居郎彭龜年告嘉
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聖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
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選間此御筆也嘉王可即
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扶抱
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

寶初猶靳子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
定低曹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言曰此事
低曹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
功弼語低曹低曹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
交一談低曹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
調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
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
筆立成未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
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

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
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
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
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徂伺隱匿上謁
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
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
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
奮距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在聲
善實狼若共覲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

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
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噍：上訴也亦非以
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
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
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
毒嚼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
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
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之以罵焉
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

今之士子在道
以之文已成不
以之網罟

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
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
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
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
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
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囚
而殺之幙客杜子楚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
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
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燾

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
宣撫等使亦可爲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
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
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
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
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
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來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
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
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
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爲憂辛卯
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
周禮竒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
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
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
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
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而今之拜者起
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
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
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
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
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誅
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
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
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
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
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
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斤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溪

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
除鈞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
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
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
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
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
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
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
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

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髮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泊歸舟。江水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黃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史。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屨。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

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艤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頴。皆有西湖。故頴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頴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賴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韓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

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劔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遺斯人了無柰和我白面郎壽皇讀之為之太息臺評劾之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踈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

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屨左氏傳褚師聲子屨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簞豆籩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宮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

能得其肯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戒者也楊誠齋善譚嘗謂好色者曰關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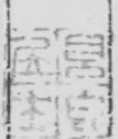
小官對移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贖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

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
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
不肯行百方求免其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
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
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者長壯丁亦不
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
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
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
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
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況於一陟黜予奪之間者
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
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
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
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巧盛山一出入
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鶴林玉露卷之十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御示

景綸

相字音斯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音斯思移切乃知今俗作斯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大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辨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元畧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

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术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而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

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母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歟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徵管仲吾其左任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育中

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
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
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
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
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
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
牽復是可嘆也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

得尤詳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
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

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
蓋芥斤鷄毒每在於社席杯觴之間而謂之笑話未必
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
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
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
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棕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
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

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棕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幾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傍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棕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

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
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
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
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
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
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
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
亾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
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而救亾者無不為至
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
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
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
達故舍惟舍故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
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
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

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衛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始。大夫子知周之

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

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八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皇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眾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

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
史公曰天下攘之皆為利往天下嘻之皆為利來音離
吁可哀也哉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
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者則
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者獨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
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通
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
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
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
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
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饑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
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
衣破龜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
知飢寒之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

脩然不為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膏中本無軒冕，是以風。」

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荊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

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荊公不同耳當時答荊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荊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崑岫倚雲端獨立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

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
竟何酬。國亡今日頽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
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
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翊業。今後主舉江南而
棄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
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石牛洞詩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而北出山
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

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
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 龜載

五代時。龜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
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
之。薦之宰相李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
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
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
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
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
薄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

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
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
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
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
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
云縱浪化大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
明謂知道之士

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
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
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
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
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
於闕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
與魁相侖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
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
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
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
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

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於方叔如此直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侔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東坡雖遷

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使虜辭樂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虜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

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
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
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
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辨滯
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
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
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
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
大用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
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
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
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叱士疽之恩
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
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
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
潼關之敗唐幾亾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
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
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如此人人主何以辨之

僕羅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揚邠於是李業諧二人於帝而
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僕羅兒矣僕羅俗言猾也歐史
閒書倍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 玉山詞章

汪聖錫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
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
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
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
南陽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
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
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
辭右相不允詔云以憂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

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
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
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奕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
人。孰云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
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
生。只為從前作詩苦。之一辭。譏其困瑣。鑄也。子美寄
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緝
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剡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
插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猶。

怒暮作千詩。轉道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
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
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闕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
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月詩興。擁
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
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
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
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
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

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
從來豈願名吁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
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
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
明宮。嗔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
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
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
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
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
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
學能文。瓌竒負氣。兄弟友愛。景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

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
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
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州贈官制
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
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
槩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
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走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
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
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隨鳶。悲
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
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子貪賈知取而不知子也夫以子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入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子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之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

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

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
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
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
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
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
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
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
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
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
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
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
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
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
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
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
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

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謬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

報時論躋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

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其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

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

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鑿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
易競保之常恐失墜道其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
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
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惠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
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
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
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
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
馭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
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
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
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
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
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
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
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
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
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
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
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

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莖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乏肉

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仇出亦勝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温叱令殺之

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馬言

多於殺猴西集其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度幾一勞永逸耳若一：顧恤必待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

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其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
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
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
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
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
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并
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
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押邪小人并甫

拱子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
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
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
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
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
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
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
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
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

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
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
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
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
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
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
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
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
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
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
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

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
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
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
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膏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
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
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
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
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
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
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
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

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峽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澹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婆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必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伯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

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
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
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
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
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
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

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
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
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
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賀和我表

嘉定和我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
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終

